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十三章



山口 ~ 1351年4月

在山口之外，奧弗涅閃耀的山丘在帷幕下綿延展開。

繁星點點，西風溫暖強勁地吹拂著。如同漫無目的的幽靈，旋轉的塵捲風在崎嶇的地形上起伏盤旋。東方的地平線閃爍著，閃電在逼近的風暴中愈發明亮。天空隆隆作響，遠處的雷聲交織成連綿不斷的鼓聲。風暴鋒面巨大無比，宛如一條帶電的毯子，緊緊包裹著大地，吞噬著天空。這逼近的風暴是一個旋轉的超級單體風暴，在罕見的氣候壓力下被壓製成完美的形態；因此，它變成了一個密密麻麻的天空巨獸。

風向逆轉，凜冽凜冽的寒風從東方猛烈襲來。耀眼的閃電如分支般劃破長空，宛如一位威嚴風暴之王的巨大藍色脈絡。興奮的雲朵閃耀著光芒。

前線狂風怒吼，扭曲的鋼索刺目，爆炸聲震耳欲聾，天空呈現出詭異的綠色。突然，天空裂開一道大口，傾盆大雨如玻璃牆般傾瀉而下。洪水從山坡上奔湧而下，淹沒了無數房屋。

山谷中爆發出只有諾亞才能想像到的狂暴景象。冰雹如雨般落下，砸在巨石上碎裂，山谷中的水潭在連綿不斷的冰雹衝擊下翻騰翻滾。

在亂石谷的最南端，嶙峋的山脊之上，一道耀眼的閃電劃破夜空，映襯著一位身材魁梧的騎士，足有四十五掌高。他身披漆黑如墨的鎧甲，這位巨人

他揮舞著一把長劍，劍尖到劍柄的長度比一個成年人的身高還要長。他猛地一刺，彷彿劈開了雲層，將劍刺向蒼穹，同時發出低沉而異域的齊聲怒吼，如同眾多巨人同時開口：“Mors ad vitam Eljo! 出來吧！”一道紫光閃過，閃電擊中了長劍，巨人的身影瞬間化為烏有。然而，狂風暴雨的混亂仍在繼續：狂風呼嘯，冰雹傾盆而下，暴雨肆虐。

那道輪廓曾經矗立的地方，一道蜿蜒曲折的旋風從天而降，膨脹成一片漆黑的惡夢，沿著雷暴的後牆向北蔓延。這團翻騰的黑暗巨獸高達三英里，佔據了至少四分之一英里的地面。它如同上帝之指，在地面上劃出一道光滑的痕跡，閃電如同肥碩的昆蟲觸鬚般掃過地面，從這隻怪物般的巨獸中噴湧而出，肆意橫飛。

整個緩慢的柱子起伏扭動，像個拄著拐杖蹣跚而行的老人。

雨勢驟然逆轉。狂風怒吼，旋轉的巨物笨拙地向山口襲來。山脊上的岩石發出咯咯的聲響。巨柱翻越了山脊。

它從山上拔地而起，厚重的腳掌深深扎入山谷，徑直朝著山腹深處進發。山腹深處，躺著一尊沾滿鳥糞的雕像，胸前緊緊抱著一個破舊的羊皮挎包。那是怪誕雕像的石化殘骸——一個被陽光灼傷的石化埃爾約。雕像的嘴巴張得老大，發出冰冷的尖叫，死寂的雙眼凝視著洞穴的頂部，那裡翻騰著一片顛倒的蝙蝠海洋，蝙蝠們顫抖著。他那破爛不堪、污跡斑斑的長袍在地下的狂風中獵獵作響，如同衝鋒的戰旗。

自死後，埃爾喬便被囚禁在一個或許相當奇特的地方，最好稱之為「虛空」。虛空是永恆空虛的煉獄，非人類生物——那些不配擁有神聖經驗的生命——的棲身之所。蝙蝠、鳥類和蜜蜂死後都會去那裡。虛空是造物主塵封的閣樓，堆滿了生命中不幸者的記憶。它或許是最高的

永恆的空洞，配得上被拍死的蒼蠅、被撈起的魚或被宰殺的羔羊。
從整體來看，虛空王國就像是渡鴉的來世，收容那些因缺乏靈魂而注定永世沉淪的生物。而正是這個王國，後來被艾爾喬人繼承了下來。

然而，伴隨著難以估量的狂風和無情的猛烈，龍捲風猛烈地撞擊著山坡，山口發出尖嘯，被一堵由旋轉的沙礫、岩石和樹枝碎片組成的粗糙牆徹底摧毀。碎片撞擊著山體，將其表面磨平，使其光滑如蠟。在高空之上，翻騰的雲層中數百萬個帶電區域被點燃，相互連接、匯聚，形成數千條閃耀的垂落枝幹，同時又匯聚成數道粗壯的連環閃電。它們最後也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彷彿抽走了天空中所有的力量。

轟！如同神明憤怒的長矛，耀眼的光束猛烈地撞擊大地，劈開山口的頂峰，以驚人的威力將其頂部炸飛，直抵山體深處。洞穴內部，部分頂棚崩塌。無數蝙蝠從破碎的洞頂墜落，碎石和塵土如雨般傾瀉而下，掩埋了艾爾喬雕像的雙腿，並覆蓋了搭在胸前的皮包。狂風怒吼，洞穴內部瞬間化為一片沸騰的混亂。同時，洞穴外的巨大漩渦將近三分之一的蝙蝠從洞穴深處捲走，吞噬殆盡，最終將它們碾碎，送入虛空王國。

旋風笨拙地離開山口，卻又猛地抬起肥碩的腳掌，衝出山谷，升入它來時的漆黑蒼穹。
最終，風…

雨停了，雨勢漸弱，只剩下淅瀝的小雨落在水窪上。混亂過後，倖存的蝙蝠飛回洞頂，洞穴也像死神一般靜了下來，只有偶爾傳來頑固的洞頂石塊從高處滑落到洞底的咔嚓聲和咯咯聲，那座尖叫的怪誕雕像就躺在洞底。

然而，就在這死一般的寂靜中，從一個破舊皮包的一角，滲出一滴棕色的液體。皮包裡裝著幾件物品，包括一個曾經密封的燒瓶的碎片。液體順著一件殘破長袍的殘餘部分滴落，形成一道細線。這聖潔的生命之血浸透了衣絲，潤濕了雕像的花崗岩肋骨，在…

先前片刻，劈啪作響的迴響打破了黑暗的寂靜——聽起來很像爆裂聲。
如同滾燙煤炭中的鵝卵石。鮮血灑落之處，裂縫撕裂了雕像光滑的表面，向外擴散。

較細小的裂縫在花崗岩表面蔓延，相互連接匯聚，如同微小的黑色閃電，覆蓋了它的每一個角落。然而，劈啪聲戛然而止；寂靜重現，埃爾喬石像的石質面容靜靜地躺在那裡，宛如一幅岩石拼圖。

或許是由無數個不規則連結的碎片組成。

轟！雕像轟然炸開，花崗岩碎片如雨般落下，灑滿了洞穴。挎包飛了出去，被迅速掃走，在逐漸消散的塵埃中心，裸露的血肉在一堆粗糙的碎石上蠕動著。

「父親，」艾爾喬呻吟道，它虛弱沙啞的聲音像一個極度疲憊、脫水已久的人一樣喘息著。它翻了個身，吐出一團團濕沙。

對它而言，或許一群螫人的黃蜂與此刻這般無所不在的痛苦相比都顯得黯然失色。它被發燒般的顫抖所淹沒，蜷縮成一團肉球。它的喘息和呻吟聲迴盪著——那是痛苦的呼喊——在逆向的死亡中死去。

在療癒的麻木中——在那看似無限延展的時間長河中——耳中那該死的轟鳴聲漸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甜美的聲音：淅淅瀝瀝的雨聲，撫慰著心靈。於是，隨著復活的痛苦漸漸消退，只剩下隱隱作痛，它的感官也……

部分返回後，埃爾喬笨拙地在滿是碎石的地面上挪動，一邊艱難地拖著自己前進，一邊掃出一條狹窄的前進道路，越來越靠近洞口，渴望著乾裂嘴唇上清澈的水源。

失去了洞穴，山口巍然屹立於滿目瘡痍的荒蕪之地，傲然挺立，在風暴中倖存下來，僅頂部被劈開。它傷痕累累、殘破不堪的山體俯瞰著同樣的石谷，如今，這片石谷已被咆哮怒吼的河流翻滾的白色浪花所淹沒。一個赤裸的身影從山口深處浮現出來。

它張著大嘴，肌肉發達，如同成年男子一般，結實的肌肉包裹著相當龐大的身軀。它爬了出來，滑進水坑，靜靜地躺著。這具完整的軀體，或許最像長著翅膀的伊凡修士。

拉撒路活了下來。

~*~

於是，在拉撒路復活後的幾天裡，他的身體痊癒了，頭腦清醒了，體力也恢復了，他開始從事一些比較普通的苦差事。

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也為了適應如今更加龐大的身軀，拉撒路用藏在食物袋裡的衣物殘片縫製了一條腰布，這些殘片一直被妥善地保存著，免受風吹雨淋。

或許對拉扎勒斯來說幸運的是，他很快就發現飛行並不比以前更難，一切都是相對的。他更大的體型被更大的翼展所抵消。飢餓難耐，他夜裡冒險走出山洞，從山口後坡和鄰近山丘之間的水池裡捕捉新鮮的魚回來。

再次回到洞穴深處，一圈已經數個季節未曾燃起火焰的岩石，如今環繞著劈啪作響的火焰，烤魚的煙霧繚繞其間，在數百顆黑色小眼睛組成的穹頂下，投下長長的、舞動的影子。表面上看，除了拉撒路的身形更加高大，以及春季氣候更加宜人之外，山口洞穴裡的一切似乎從未改變，彷彿拉撒路與太陽遭遇致命一擊之前，一切都未曾改變。

日子就這樣悄悄流逝，轉眼間幾週就過去了。蝙蝠們日復一日地重複著它們的日常：黃昏時分，它們成群結隊地飛出洞穴；黎明前，它們又飽餐一頓，返回巢穴。拉撒路也曾與蝙蝠們一同離開，又一同返回，但他常常獨自飛翔，翱翔於夜幕籠罩的明亮大地之上，時刻警惕著那令人窒息的太陽的第一縷光芒，唯恐自己離山口太遠，被它抓住。

在此期間，他的飲食變得更加多樣化，空中狩獵的技巧也日臻完善。鼯鼠、野兔，甚至偶爾還有狐狸，他都會帶回山口。此外，他還從自己背誦的眾多書籍中，他那修道士父親堅持讓他牢記於心的一本經書，獲得了豐富的獵物：熏肉、風乾肉、鞣製過的獸皮（他用這些獸皮縫製褲子、皮鞋和開襟背心），甚至還有用尖尖的骨頭雕刻的簡陋工具。

在運用這些技巧的過程中，拉扎勒斯逐漸理解了伊凡早已爛熟於心的、隨時可用的方法，並領悟到這些技巧的真正意義所在。父親永不磨滅的愛。那條斑駁的木製祈禱十字架掛在他的脖子上，經常被他親吻，或許既是他緬懷父親的工具，也是他堅定信仰的象徵。也許，它就像一條最後的線，將他過去循規蹈矩的世界與一個狂野無垠的新世界連結起來。

1351年5月

夜色尚淺。距離拉札勒斯倚靠在洞口外的岩壁上，氣喘吁籲、汗流浹背地看著身旁那頭他最近一次狩獵帶回來的成年野豬，僅僅過去了一個小時。這是他迄今為止獵獲的最大、最快的一頭野豬，而且理由充分。他親吻了一下十字架，然後拖著野豬的屍體走進洞穴，經過散落一地的豬骨——他早已…

一群蝙蝠也狩獵歸來，它們尖叫著衝進山口，拉撒路身後閃著寒光，它們飛進了洞穴深處。拉撒路轉過身，咧嘴一笑，衝著它們喊道：「但我的更大！」他把野豬扛到肩上，跟踉蹌蹌追了上去，一邊呻吟一邊笑著，努力保持平衡，不時地扇動著翅膀。

不久，熊熊燃燒的營火在洞穴中投下變幻莫測的陰影，照亮了野豬殘骸的毛髮。它倚靠在岩壁上，後半身被割下，一根清理乾淨的腿骨和幾條獸皮散落在離頭部不遠的地方。

在靠近洞穴中央的地方，拉撒路坐在一塊巨石上，腳邊放著一塊熱氣騰騰的豬排。豬排放在一塊光滑的平坦岩石上滋滋作響，煎豬肉的香味瀰漫了整個洞穴。

「你不能跟我一起走。你現在的狀況不適合這趟旅程。但我希望你仍然記得我，」拉撒路一邊說著，一邊笑著把幾塊肉串在木棍上，懸在劈啪作響的火焰上方烤著。「我有個承諾要遵守，而且我一定會遵守。我真的要走了。就在明天。你會看到的，」他瞥了一眼洞穴的頂部，告訴了蝙蝠們。數百隻黑乎乎的眼睛正俯視著他。拉撒路空著一隻手，從身旁拿起一把鑿好的骨刀，刺入一塊豬排，翻過來繼續烤。接著，他把烤肉串從火上取下來，從一堆柔軟的小鞣製獸皮中拿出三張放在腳邊。

「它們必須煮熟晾乾了，」他咕噥著，一邊取下煮熟的豬肉塊，放在獸皮上。拉撒路繼續和蝙蝠們說話；

「我要去很遠的地方！」他把燻豬肉裹上獸皮和油脂，捆好後說，“我要跨越大海去意大利。我要去請薩爾維蒂諾修士……”

跟他一起回修道院去關閉大門石。等他把門石關上之後，我就去請沃尼格院長讓我當修士，因為我已經長大了。他可以任命我為地下墓穴的修士，因為我對那裡的一切都瞭如指掌——就像我父親一樣。」

拉撒路拿著裹好的肉站了起來，大步走到他那張皮帶繫著的羊皮大衣旁。

一個小挎包，夾在兩個裝滿水的水袋中間。他把熱氣騰騰的包裝紙疊放在裡面。這是他旅途中可能攜帶的額外補給。「還有米格爾，塔特烏斯可以幫我拿火把。而且我絕不會讓克洛狄烏斯修士進入地下墓穴。永遠不准。」他輕笑一聲，合上皮包，回到火堆旁。

他回到座位上，用那把粗糙的骨刀戳了一下，就把豬排從石頭上剝了下來，一邊笑著說：「這頓盛宴配得上飢腸轆轆的拉撒路修士。」他在火光下慢慢地翻動著誘人的肉塊，看到烤得恰到好處，便吹滅了蒸汽。

但一大團鳥糞從天花板掉下來，濺到牛排上，沖刷牛排。他的笑容瞬間消失。更多血滴濺到他周圍。蝙蝠在頭頂撲騰。「不，」他呻吟道。他站起身，對著天花板哀求道：「為什麼？」然後空氣驟然變得冰冷。冷到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氣息凝結成霧；一股令人作嘔的甜膩氣味淹沒了一切。烤肉的香味撲鼻而來。無數蝙蝠的細小眼睛在火光中閃閃發光，全都專注地盯著他。燃燒的木頭發出劈啪聲和嘶嘶聲，在越來越濃重的空氣中顯得異常平淡；火焰彷彿花瓣般收縮、向內捲曲，匆匆地逆向綻放。

「我們重生了嗎？」一個不自然的、和諧的、交疊的聲音。彷彿許多女人同時用完美同步的語調發出疑問。幾乎難以察覺地從身後低語而來。他不得不仔細思索，這聲音究竟是來自耳朵還是來自腦海。

拉撒路猛地轉身，呼吸如同靈魂被撕裂般急促。露西法爾赤裸裸地站在離他不到一臂之遙的地方，嘴角微微勾起一抹邪笑，鮮紅的嘴唇間露出犬齒般粗壯的尖牙。在她蓬鬆的頭髮下，一雙漆黑的眼睛映照出洞穴火焰的倒影，藍色的火焰向下跳躍。此外，她烏黑的指甲、猩紅的乳暈與象牙般的肌膚交相輝映，巨大的、由層層疊疊的血肉和骨骼構成的翅膀在她頭頂和身後舒展，露西法爾或許僅憑自身的存在就能對純潔女神發出嘲諷。

露西法爾一巴掌把拉撒路拍到洞穴另一邊，啪地一聲合上翅膀，追了上去。拉撒路踉蹌後退，掙扎著站起身來。他張開翅膀反擊，嘶嘶叫著，卻依然後退。她停下腳步，雙手交叉抱在胸前，挺起胸脯，像只好奇的小狗一樣歪著頭，滿足地打量著他。

她輕聲說道：“你長得很好。不過，最後我回想起你時，你還只是一塊石頭。”

雕像 一個愚蠢的埃爾約男孩，拖著一頭死豬時被太陽曬死了。就像那個一樣。她指著洞穴對面的一具骨瘦如柴的屍體。

「然而，你卻再次站在這裡，活著，而且你身上還帶著非常明顯的光芒。」
你並非生來就有它。你是怎麼得到的？它是新鑄的。上次我們見面時你還沒有它。她眯起眼睛，只剩下幾道黑色的縫隙；「現在我不得不思考：命運對它來說也是個謎嗎？或者，這種非同尋常的復活是一種神聖的預兆？她掃視著洞穴地面的碎石，發現了曾經用來囚禁拉撒路的花崗岩碎片。「嗯，」她低聲說道。

「我既沒有祈禱也沒有召喚你，」拉撒路啐了一口，後退一步，收攏翅膀。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的確做到了。就在你戰勝死亡的那一刻。拉撒路，沒有什麼能逃過我的眼睛，尤其是像復活這樣嚴肅的事情。」她瞥見拉撒路項鍊上掛著的小木十字架，頓時皺起了眉頭。「為什麼要把這根毫無生機、沒有根的樹枝掛在脖子上呢？」

拉撒路緊緊地握著十字架，「這是一枚祈禱十字架，是我信仰的象徵，這是我父親的。」

她歪著頭，似乎在考慮他的說法，但隨即爆發出一陣邪惡的笑聲。
「一個敬畏上帝的埃爾喬，身上卻戴著祭司的雕像？」她輕笑了一聲。「想想看，這世上真是荒唐可笑。」

「為什麼要來？」拉撒路問她。
她雙手背在身後，朝他走去，漫不經心地踢開路邊的小石子。
拉撒路腳趾甲塗黑色指甲油，站得筆直。「不是因為你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召見我或原諒我。你們之前沒見到我，並不代表我一直不在；我當時就在豬圈裡。」

“在豬圈裡？”

「當你凝視那頭豬的眼睛時，我也正凝視著你。」她在他面前停下腳步，繼續說道：「親愛的，在你死前，我派你去獵殺那頭豬，是為了用事實證明，哪怕是飢餓這樣簡單的條件，也能驅使你違背自己的價值觀。沒錯，我考驗了你，而你敗下陣來。事實上，你為了殺死那頭豬，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想想吧。」路西法爾咧嘴一笑，尖牙尖。「拉撒路，你還記得你的教誨嗎？不可殺人？可你還是殺了。你違背了自己的價值觀，而這一切，不過是為了填飽肚子罷了。」她指著他最新獵殺的、躺在洞壁旁的獵物說道：「現在你又殺了另一頭。」她挑了挑眉。「或許你只在價值觀對你有利時才珍惜它們，是嗎？」

「豬不過是牲畜。上帝的誡命並非要適用於地上的牲畜，而只適用於人。」拉撒路告訴她。

「啊，」她答道，彷彿在向他學習。「那麼，如果我現在殺了你，我會打破這樣的規則嗎？」

規則？」

“不可殺人 不，你會殺人。”

「我明白了，」她揚起眉毛，抿著嘴唇點了點頭，“那麼告訴我，埃爾喬，你死後還記得什麼？你記得見過天堂或地獄嗎？哪怕只記得一點點也好？”

拉撒路移開了視線，承認：“我……我不記得了。”

她冷笑一聲。「那麼，這只能揭示一個簡單的真相。或許你會覺得痛苦，但事實是，你並非人類，拉撒路。與你的父親不同，你不過是個埃爾喬，如同你宰殺的豬一樣，是塵世的野獸。因此，你沒有靈魂，沒有來世。現在回答我：如果你最終一無所獲，那麼你的信仰又有何用？」

他聳了聳肩。“我不會質疑我的信仰，我的主，或他的神聖旨意。”

“當然你不會，”她厲聲說道，“因為這些想法根深蒂固於你的內心深處。”

你的存在，可悲地成為了你之後所學一切的基礎。我們不能指望你接受那些你可能頑固否認的、即便合理提出的、卻又充滿苦澀的新觀念，對吧？

她轉身在洞穴裡踱步，一邊觀察著地面，一邊繼續佈道：“因為如果你那樣做，或許就不得不重新審視你信仰的根基。而這樣做，可能意味著你不得不重新審視你對世俗的其他認知，讓它們更貼近或許殘酷的世俗真相。我們可承受不了那樣的痛苦，對吧？”

她踢了踢石子，偷偷瞥了他一眼。「太痛苦了 重新審視自己的根基；太令人不安了

搖晃那些看似堅固的石板，僅僅是為了發現其中諸多根本性的缺陷 僅僅是為了發現自己的房子竟然建在流沙之上。」說完，她轉身走向他，目光銳利。拉扎勒斯後退了一步。“但我來見你，並非是為了和你討論你不願知曉的事情，我親愛的埃爾喬。”

她停下腳步，湊近他的臉，低聲說道：“我來此是為了探尋你所知道的一切。你是我的埃爾喬之子，唯一一個重生的孩子 也是唯一一個曾擁有王座光輝的人。然而，在石像中，你既無法復活自己，也無法將光輝灑在自己頭上。而且，這種事情絕不讓你發生。

「拉撒路，想想你親愛的母親。是誰養育了你？是一位聖人，還是一位魔法師？」她歪著頭，仔細端詳他的臉龐，試圖從他湛藍的眼眸深處找到蛛絲馬跡。

拉撒路轉過身去。「我只記得一場無夢的睡眠 一片沉悶的黑暗。」一陣劇痛襲來，他痛苦地皺起眉頭，雙手抱住後腦勺，往後退去。露西法爾的目光灼灼地穿透他的頭骨，直抵他的記憶深處。

「讓我看你的內心世界，」路西法低聲說道，優雅地追了上去。「是誰復活了妳，艾爾喬？」她越發深入他的意識，他的頭痛欲裂。

然而，洞壁阻擋了他進一步的退路。她繼續進行著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他的腦海中每一種回憶起的感覺都像閃光燈般閃爍不定。彷彿他一生的記憶只是一本被匆匆翻閱過的書。她追問他：“是誰讓你重獲肉身？是誰將光芒照耀在你身上？”

或許是另一位天使？或許是寶座本身？回答我！

「我不記得了！」拉撒路喘息著說，「我真的不記得了！」疼痛停止了，他的視線也清晰起來，露西法爾的身影出現在他眼前，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啊！你藏著許多秘密。是的，我現在相信你了。」她回答道，隨即退後一步，或許是想給他一點時間回過神來。

「別擔心，我不會再讓你痛苦了，親愛的。了解你的心思對你來說是最好的。既然我已經明白了，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像母子一樣。」

既然你求知若渴，又樂於傾聽，我便能將你一直以來想知道的一切秘密 甚至更多 都揭示給你。想像一下它那極致的美妙：全知全能。她回頭，越過雙翼，露出一抹俏皮燦爛的笑容；「孩子，你渴望得到滿足嗎？你那熊熊燃燒的好奇心終於得到滿足了。」

或許對拉撒路來說，她那異教徒般的眼神和赤裸的完美令人作嘔。她的一切存在都激起了他內心某種令人作嘔的苦澀完美 一種只喚起罪惡的誘惑。他臉漲得通紅，羞愧難當，別過臉去。“不是你。你就是一切邪惡的化身。”

「那麼，雕刻的偶像難道不也是邪惡的嗎？就像你脖子上掛著的那個聖像一樣？」她天真地問他，同時提到了上帝的一條誡命。

拉撒路緊緊握著他的祈禱十字架。“這是十字架，象徵上帝之子耶穌，他為我們的罪獻出了生命。這不是偶像。”

「說真的，拉撒路。」她搖了搖頭，顯然對他很失望。「你不知道耶穌是唯一一個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嗎？或者說，在他之前根本沒有這種刑罰？告訴我，如果他們把他活活燒死，你會戴上燃燒的木樁嗎？或者，如果他們把他絞死，你會把打結的繩子套在脖子上嗎？」她揚起眉毛。“你又該如何用耶穌的形象來裝點自己呢？”

如果他們把他淹死了，你的信仰又會如何呢？

她踢了踢洞穴地面的塵土；“不，親愛的，你的聖像不過是人類一種古怪刑具的雕刻品。我後來從死在上面的那些人身上收集了許多邪惡的靈魂。”

“然而，絕不是耶穌。上帝只允許你收割惡人的靈魂，因為你本身就是惡人。”

她居高臨下地看著他。“允許我嗎？”她眯起眼睛，警告道：“我想你血管裡流淌著我的血脈，應該知道最好不要惹怒我，拉撒路。”

“但我說的都是實話。”

「啊，是的，一個信仰動搖的野獸，竟然聲稱自己只說真話，」她嘲諷道。她來回踱步，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陷入沉思。「那麼，拉撒路，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我保護了你的耶穌，在審判官有機會定他的罪之前就殺死了他們，從而保全了他的性命，我這樣做算是作惡嗎？」

拉撒路提到了上帝的誡命：“不可殺人。即使殺惡人也是邪惡的。”

「嗯。如果我透過殺光世上所有人來徹底清除世上的邪惡，我這樣做算不算邪惡的行為，清除邪惡本身就是邪惡的嗎？」

「那將是邪惡的行為，而邪惡依然存在。這是你造成的；邪惡存在！而世界……」它不是你的；它是上帝的創造物。祂絕不會允許你殺害它，因為祂是仁慈公正的上帝。

露西法爾張開雙翼躍出，直直地撲向他的臉。「絕不允許

「我？」她押著拉撒路繼續往洞穴深處走去，衝著他吼道：“這個人是我的！”

「世界是我的！」拉扎勒斯緊緊貼著洞壁。「現在管好你的嘴，埃爾喬！」對拉扎勒斯來說，在彷彿永恆的一刻，他們的目光交匯在一起：黑色的眼睛對著藍色的眼睛。

最後，他順從地回答：「既然你的怒火不允許我暢所欲言，那我便無法再回答你了。」路西法爾哼了一聲，徑直走向洞穴中央。拉撒路頹然地靠在牆上。「好吧，」她轉身說。

“作為我的埃爾喬，我會允許你暢所欲言。但在你開口之前，先想想你在我的地位。”

「那麼，我就要說出我的想法了。」拉撒路接著說。

她在洞穴中央踱步，目光始終鎖定在他身上。「所以，這片土地並不像你認為的那樣屬於我？而你的神也不會允許我，就像你聲稱的那樣？」她停下腳步，面對著他，

她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驕傲地托著胸前那雙猩紅的大眼睛。她咧嘴一笑：“拉撒路，你死的時候，我殺了半個世界。當時，有兩個男人站著耕地，我殺了一個；有兩個女人彎腰磨面，我殺了一個；有兩個孩子在泥土裡玩耍，我殺了一個。現在我問你：你那仁慈的神當時在哪裡？如果不是現在站在你面前，作為這世界的真正統治者，作為這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如果你說的是真話，那麼上帝必將追究你作惡的責任。”

“我算在內？”盧西法爾踱步走近他，反問道：“誰該為此負責？”

為了彌補更大的罪惡 為了給大地帶來滔天洪水，幾乎將所有野獸都殺死 為了用深不見底的洪水淹沒每一棵樹木和灌木 為了將無底的海水灌入地球上每一個孩子，無論出生與否的喉嚨？哦，的確如此！我至今仍記得那一天，全世界發出了一聲淒厲的慘叫，那集體的憤怒甚至讓蒼天都噤聲，側耳傾聽。

「瞧，那麼多樹木同時枯死，我甚至聽到了它們交織在一起的哀鳴，匯成一陣令人窒息的嗡嗡聲，整片森林都在嚎叫，樹梢在下方折斷。」

洶湧的鹹海。而且，在那鹹澀無底的日子裡，我甚至看到它們所有的種子都被淹沒在鹽水中，以至於它們果實的嗚叫聲匯成一聲塵世的哀嚎；這哀嚎聲如此之大，甚至足以淹沒天使的合唱。

拉撒路啊，如果不是你仁慈的上帝，誰該為這滔天罪行負責呢？

「人類背離了上帝。上帝內心不想用洪水淹沒大地。是人類自己招致了這場大洪水，」拉撒路宣講道。「然而，洪水過後，人類承諾會回歸上帝的道，上帝也理所當然地應許不再降下洪水。」

路西法爾走到他身邊，用他長長的黑色指甲，一點一點地摳掉鬆動的石塊。

她對著洞壁低語道：「義人豈會承諾不再重複他們的義行？」她轉過身，帶著一絲羞澀的微笑看著他。「告訴我，免得我降下這場洪水成了不義之舉，你為何要許下這樣的承諾？你的神真如你所願的那般公義慈愛嗎？拉撒路，在你漫長的一生中，在你無數次的禱告中，你的神何時回應過你？為何你的神從未顯現我如今這樣向你顯現」

拉撒路垂下耳朵，一邊回答一邊往後退了退：“我對全能的主和上帝的信仰堅定不移，我不會質疑他的道路。你說的都是惡言惡語。”

只因為你只會這些 你只會這些。然而，你邪惡的言語無法誘惑我背離我的上帝或真理。

「誘惑？」她大步走到洞穴中央，回頭問道，聲音在洞穴深處迴盪。「拉撒路，有誰既有知識又有遠見，會希望它的所作所為被世人所知曉嗎？」

我猜不是。

「拉撒路，有哪位母親，明明有知識和遠見，會讓自己的孩子永遠變得啞巴和盲人呢？」

“不。”

“親愛的拉撒路，真理難道只能有一張面孔嗎？”

「真理就是真理，」拉札勒斯說。

她轉過身，雙手背在身後。「你回答得很好。現在，我問你：很久以前，在伊甸園那片茂密的森林裡，是誰命令人類不可享用……」

知識和洞察力的果實，竟使他的雙眼永遠與真理隔絕？在祂所有世代的光明中，是誰引誘人類結出這樣的果實，以至於他們的雙眼睜開，看到了真理？她大聲斥責他：「我問你，拉撒路，是誰遮蔽了真理？」

是你誘惑你的母親；是你誘惑你的上帝；還是你那盲目的自我，堅持拒絕正視真相，唯恐被迫質疑你信仰的根基？

拉撒路為耶和華辯護說：“神不會試探人，只有你才會試探人！”

「然而，誰會把屍體丟到狼面前，命令它們不准吃呢？是誘惑者！又是誰製造了這樣的果實，命令人不准吃呢？」

誘惑者真的做到了！

“你不會”

「不應該嗎？」她打斷了他。「難道不應該讓一個傻瓜擁有知識和洞察力，看清自己毫無根據的言論有多麼無知嗎？哦，但我一定會，當我親眼目睹這種可恥的行為時……」

在我面前，你一片黑暗。然而，即便真相擺在眼前，你依然拒絕接受。如果你不是

我的埃爾喬，如果你只是個凡人，我早就因為你在我面前如此肆無忌憚而殺了你。然而，我會饒你一命，因為你對我的描述不同，我不僅能作惡，還能行善，甚至行仁慈之事。

拉撒路思索了她的話，反駁道：“可是我已經活著了。如果你讓我活著，那這樣的行為既非善也非仁慈，而僅僅是一種行為，並無惡意。”

路西法爾立刻反駁道：“然而你卻說我只會作惡。我怎麼可能……”

你的神只有邪惡，難道他會在沒有邪惡的地方行事嗎？更甚者，拉撒路，告訴我，你的神能做出沒有善行的事嗎？

拉撒路抱起雙臂，一言不發。

“我沒有讓你啞口無言、雙目失明；回答我。”

他保持沉默。

她哼了一聲，用她黑色的指甲敲擊洞穴地板上的一塊石頭，把它彈了出去。

啪！拉扎勒斯幾乎是撲面而來，一把抓住了它。他發現她正點頭微笑，眉毛微微挑起，或許是被他的速度驚艷到了。「這是你母親送的禮物，」她喊道。拉扎勒斯翻過它，發現它變成了一顆碩大而閃亮的透明紫色寶石，在火光下熠熠生輝。他凝視著寶石，被它閃爍的光彩深深吸引。

「親愛的，這塊祈禱石告訴你什麼？你如何根據它來衡量我的意圖？我的行為是善是惡？」

拉撒路抬起頭。「事情沒那麼簡單。石頭什麼也不會說。但是，如果你想讓石頭砸我，那便是邪惡之舉。如果你想給我——」

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沉默了下來。

露西法爾輕笑一聲，朝他走近一步。「是的，完成它吧，拉撒路。如果我想送你禮物，那也算是出於善意。」她笑著舉起雙手。

「瞧，這是你母親送的一份精美禮物。」拉扎勒斯看了看禮物，然後眯起眼睛看著她。

她走到他身邊，興致勃勃地仔細端詳他手中的寶石。

“這是最喜歡的顏色。你喜歡它的顏色嗎？”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石頭。”

「我想你或許會喜歡這樣的禮物。它來自一個至今無人發現的秘密洞穴。還有許多像這樣的奇妙祈禱石，各種顏色應有盡有，任你收集。拉撒路，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未被破壞的洞穴在哪裡。一旦你發現了它們，世上所有王國的財富都將歸你所有。所有這些水晶都將屬於你，拉撒路嗎？」

拉撒路凝視著那美麗的紫色水晶。它全身透明，六個光滑的面在石頭的兩端匯聚成尖銳的尖端。他狠狠地瞪了路西法一眼。

“你為何要給我這個，難道是為了引誘我作惡嗎？”

露西法爾哼了一聲，走開了。她又來回踱步，詳細地提出一個條件：“我給你這個，只需要你一個簡單的請求：滾開一塊石頭，打開一個洞穴。這樣做並無惡意。打開這個洞穴，裡面所有的寶石都歸你。”

“如果你真的想把這些石頭送給我，你就不會只造一塊了。”

你明明可以讓他們全都現身，卻偏偏讓他們現身。既然你是魔鬼，自己就能打開這個洞穴，卻讓我來打開它，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么我打開它是為了作惡，要么你打開它是為了作惡。

那麼，按照你的邏輯，難道人們就不能生育孩子，唯恐他們作惡嗎？更甚者，難道人們就希望毀滅整個世界，以徹底杜絕邪惡的發生嗎？拉撒路，究竟該如何劃定一條界限，才能既阻止邪惡，又不扼殺良善呢？

「在善惡行為及其動機之間，」他回答。

「然而，正如你的信仰所言，我行為的後果將由我自己承擔，而非你。因此，你只需為打開山洞這一行為負責。這便是……」

既非邪惡也非善良。

拉撒路把寶石丟在洞穴的地板上。“我會為幫助你而受到責備。我的確會。”

我不要你的禮物。我只求你別再打擾我。

她雙手叉腰，怒視著他。「唉，拉撒路，我實在無法答應你的請求；尤其是在看透你的心思之後。你似乎答應了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聖人，讓他保管一瓶屬於另一位聖人奧迪諾的聖血。而你原本要將這聖血交給第三位聖人薩爾維蒂諾，他住在意大利的一座修道院裡。然而，你想死了，然而，你現在

這種事純屬巧合，尤其是在過了三個多賽季之後。可惜的是，你完全不記得是怎麼發生的，所以這件事現在對我們倆來說仍然是個謎。

「然而，從你的想法中，我也了解到你認識我的另一個埃爾約的孩子納拉姆辛；他和那些腐蝕你的人一樣，都被那些愚蠢的聖人腐蝕了。

的確，你和他很像，與男人們一起工作，接受他們的信仰、責任和行為。你們兩個都懷著一種愚蠢的渴望，希望他們能覺得你們夠像他們，從而接納你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哦，是的，你們倆

你們本來可能是孿生兄弟；若非你們名叫拉撒路，我倒會以為你們是復活的拿蘭辛。

拉撒路想起納拉姆辛最後的書面證詞，質問她：“你為什麼不幫他獲釋？他們把他囚禁在牆外。”

她輕笑一聲。「命運待我不薄。你看，如果我幫助納拉姆辛脫險，他就不會寫下那些刻在你腦海裡的文字了。」她走近一步，咧嘴一笑，用外語問道：“Eca tinum mi turnum ruva fler. Eca shuthi tularn zuchum.這些話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拉撒路？”

拉扎勒斯回答說：“納拉姆辛牧師寫下了這些話，那天他送給他兄弟一份禮物，而墓穴裡就刻著他的話語。”

「那位領受禮物的弟兄其實就是你，對嗎？拉撒路，請告訴我，你怎麼知道這些話的意思，才能說出你所說的這些話的意思呢？」

“我確信它們的含義，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知道的。”

「那麼我將告訴你方法。就像那羅辛一樣，你知道它們的含義，因為它們是……」

我族人的語言，天使的語言。你懂的，因為你來自我族人。

種子。如同所有艾爾喬人一樣，你生來便懂得天使的語言，只是直到看到這些文字，你才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你沒有學會人類的語言——如果你一直和同類在一起——你就會說你的母語。

她拿起那顆紫色寶石，仔細端詳著它千姿百態的面，一邊對拉撒路說道：「親愛的，你可以幫助你母親重獲自由。我需要你的幫助。」說完，她拋出寶石，又接了回去，然後朝他露出一個狡黠的微笑。

「但你已經自由了，」他說。

「並非如此。你看到的不過是我的影子；我僅以靈魂的形式站在你面前。我的真身位於一枚大印記的另一側，那扇門你將為我開啟。你已經讀過。」

在一些偽經中也有記載。

偽經中提到一枚通往深淵的巨印。然而，如果修道院的大門石就是那枚巨印，那麼它早已開啟。

路西法告訴他：“這只是一部分。兩道封印已經打開，還有第三道。大封印由三道封印組成，三道封印必須同時打開。只要最後一道封印關閉，我就仍然被囚禁。而你既然站在這扇門的另一邊，你就掌握著……”

“這是我獲得自由的關鍵。”

他想起了地下墓穴裡的囚犯。拉撒路從她身邊走開。“我幫不了你。”

你。」

「哦，你一定會的，」她跟著他，目送他退入洞穴深處。「你研讀了納拉姆辛的著作，已經學會了所有咒語、所有詩句，以及囚禁我的封印上的每一個字。一個特殊的組合……」

這些經文，只要以正確的順序誦讀，就能打開三印中的任何一印。我只需告訴你具體是哪幾節經文以及正確的順序，你就能打開最後一印。

這就是你讓我滾開石頭、打開洞穴的真正意圖。那塊石頭是另一塊關門石，而洞穴就是地獄。」拉撒路退到一處岩石凹陷處。「而這

「這就是你不能親自去的原因。」他緊張地搖了搖頭。「我已將生命獻給了上帝。我也發誓，我會前往意大利，把薩爾維修士。」

「哦，的確如此！你將前往意大利，因為第三印就在你答應去接那位聖人的修道院的大教堂內。然而，我命令你不要去接他，而是為我打開這最後一印。而你的信仰也要求你這樣做，你……」
聽從我的命令，以此孝敬母親。

拉撒路結結巴巴地試圖解釋她所指的誡命：“孝敬母親 上帝的意思是 它的意思”

她打斷了他。「幹得好，拉撒路。你發現了一個真相。然而，這樣做也讓你陷入了困境，因為你不可能既尊敬你的母親又褻瀆魔鬼，對吧？這只能說明你念誦的那些話並非為你而作。簡而言之，你不是人，也沒有靈魂可以與之討價還價。你只是個埃爾喬——頭野獸。」

時間只有現在。

他為自己辯護：「或許如此，但我不會因為我可能沒有靈魂就放棄我的信仰。憑藉我對全能上帝的信仰，我比野獸更強大。而且
“連野獸都比你更關心幼崽，我怎能把你當成母親來尊敬呢？”

露西法爾猛地展開雙翼，俯身靠近他，獠牙抵著他的臉，低吼道：“我要殺了你，否則你休想服從我！你不會有任何得失，只會保住性命。”
而對你來說，生命就是你的一切！就是你的永恆！」她啪地一聲合攏翅膀，給他騰出空間。

她語氣緩和下來。「我要你用納拉姆辛的話打開坎切洛的封印。為我做這件事，我將賜予你永生 永不消逝的肉身。有了它，你將擁有任何靈魂所能給予的一切——一個永恆的生命世界。這是我與你的盟約：一個不朽的靈魂所能給予埃爾喬的一切。打開它吧，拉撒路 拉撒路。」

他強忍著吞了口唾沫，向黑暗的洞穴深處望去，希望能得到回應——然而，映入眼簾的只有一片漆黑，和他母親的目光一樣空洞。

「拉撒路，如果你拒絕我，那我就別無選擇，只能此刻殺了你。而我真的不想這樣。」她抱起雙臂，溫柔地打量著他的臉。

他低下頭，重重地嘆了口氣，哽咽著說：“我……不對……我不能。”

露西法爾轉身，卻又猛地轉圈，雙眼如同漆黑的匕首。她用黑色的指甲在雙眼間劃過，彷彿要劃破空氣。「夠了！」她回頭怒目而視，咕噥道：“Veni, vita ad vitam. Altera pars facta.”

剎那間，豬的尖叫聲響徹整個洞穴。拉撒路驚愕地發現，他那頭死過一次的野豬竟然像擱淺的魚一樣撲騰著。這頭復活的野獸穩住身形，笨拙地用三條腿站了起來。

她衝著他喊道，蓋過了野豬的噴鼻聲和喘息聲：「愚昧之人，愚昧之信，必將速速墜入墳墓！你現在就該如此，埃爾喬！」拉撒路驚愕地看著那頭野豬蹣跚地走向路西法爾，它的臍部已經缺失，一個巨大的凹陷處滲出液體，閃閃發光。它曾經支撐著它的後腿。它喘著氣，停在她面前，抬起頭，它的眼淚止不住地流。

她糾正那頭豬：「你的痛苦不怪我，豬！」她用手指著拉撒路，指責道：「瞧！是艾爾喬把你屁股都劃傷了！」野豬轉過頭來，目光死死地盯著拉撒路，彷彿意識到自己處境尷尬，想要進一步了解情況。然而，拉撒路卻啞口無言，頭暈目眩，胃裡翻江倒海。他別過臉去。

「不！快看！」路西法咆哮道，「看看它受苦！你偷了它的腿！」拉撒路偷偷瞥了一眼，發現那頭野豬正原地跳來跳去，嗚咽著，彷彿非要展示它那可怕的傷勢不可擋。它短暫地停了下來，盯著他看。最後，這頭野獸開始劇烈地喘息和嘔吐，然後撒尿，這再次激怒了拉撒路，讓他轉過身去，不再看這令人作嘔的景象。他低聲對一臉得意的路西法說：“你不過是在耍花招。這不是真的。”

路西法爾繞過野豬，走到他跟前，咕噥道：“哦，這可真是真的，拉撒路，跟你宰殺牠時一模一樣，熱血沸騰，痛苦不堪。而且它還渴望……”

「你知道你為什麼要偷它的腿，為什麼要殺牠嗎？」她在他面前停下腳步。「不可偷盜，不可殺人。你還記得這些誡命嗎？」

拉撒路為自己辯解道：“你們曲解了誡命的意思。誡命不適用於野獸。”

野豬喘著氣抱怨道：“是你曲解了他們的意思！你當初不也是對一個追著老鼠鑽進隧道的聖人說這些話嗎？你扔掉水桶救了那隻老鼠，難道不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嗎？”

拉撒路拒絕回答。

「坦白說，你難道沒有把那個聖人看作是某種大魔鬼嗎？」

他竟將怒火發洩在一隻卑微無辜的老鼠身上？難道你當時沒有把那隻老鼠想像成自己，被一個巨大的魔鬼追趕，魔鬼僅僅因為覺得你醜陋、不敬神明，就想殺了你嗎？

拉撒路皺起眉頭，裝作困惑的樣子，目光越過她，看向別處。那頭三條腿的野豬正抬頭盯著他。

「當然，你肯定這麼做了，」路西法爾平靜地說，「因為你的心智已經向我承認了。」她把手甩到身後，抖了抖翅膀。

「你對自己的信仰無比堅定；然而，這種堅定反而使你對我毫無用處。毫無疑問，我會另尋他人來開啟坎塞洛封印。而且，我也不會讓你破壞……」我過去曾努力尋找一位愛管閒事的修士來關閉守護者印章。

她轉身走向野豬身邊。「很遺憾，你以你母親的損失為代價，展現了你對毫無益處的信仰的愚蠢忠誠。我們至今還沒見識過，這種信仰在困境中是如何為你服務的。因此，我們終將見識到。」

路西法爾從她頭側剝下一大撮頭髮，一層蒼白的皮膚從髮根處垂落下來。她把這團亂糟糟的頭髮懸在野豬的獠牙之間，然後發出它命令道：“享用吧，我賜予你的血肉。”那野獸嗅了嗅，舔了舔，然後吞噬了這血淋淋的祭品，同時她又“咕嚕道：‘Veni, vita ad vitam. Altera pars facta.’”

然後她轉過身，瞥了拉撒路一眼，她光滑的紅色頭骨一半閃閃發光，她用各種聲音告訴他：「聽著，埃爾喬。既然你救了那隻老鼠，用你的信仰為它辯護，那麼現在你就會變成那隻老鼠。既然你殺了這頭豬，同樣用你的信仰為它辯護，那麼現在這頭豬就會變成你的巨型魔鬼。這樣，我們就要好好考驗你那寶貴的信仰，現在，沒有任何阻礙或欺騙。在你臨終之際，當你被欺騙時，當你被欺騙時，」在你臨終之際，會被欺騙。

你的信仰為何離棄了你？那時，你將在那恐懼的光芒中——並無比確信地——領悟到：我就是這世界的神。

路西法讓野豬有空間變形，逐漸膨脹成一頭直立的巨獸—獠牙變長，蹄子變成六指爪，巨大的骨質翅膀從背部向外展開。

豬巨人直立著，兩條毛茸茸的柱子般的腿聳立在四十英尺深的洞穴裡，腳上有二十英尺高。它斜睨著一隻黑眼睛，低聲咆哮著，那陰沉的表情迴盪在洞穴的每個角落。拉札勒斯

他瞥了一眼洞穴入口，巨人立刻回應，蹣跚著腳朝入口走來，堵住了所有退路。拉札勒斯嘶嘶叫著，踉蹌著退到更深的陰影裡，耳朵像一隻被逼到角落的貓一樣耷拉著。

站在洞穴中央，露西法爾目光在他們之間掃視。她輕笑一聲，轉身大步走向更深處的洞壁，邊走邊喊拉撒路：「你的信仰現在要接受考驗了！」她貶低他的祈禱十字架：「或許你可以用那棵沒有果實也沒有根的樹來抵擋它！」巨人再次低吼，彷彿是為了強調這邪惡的幽默。

她停在洞穴的牆壁前，轉身，最後一次對拉撒路說道：“如果不是我因為你的傲慢而賜予你生命，我肯定會很享受你的死亡！”

坎塞洛在等我，我還有最後一個封印要開啟！「隨後，路西法爾像蝗蟲群一樣嗡嗡地爬了上去，融入了岩石表面，留下拉撒路獨自擔憂自己的命運。

拉撒路望向她離開的方向，只見豬巨人正高舉著一塊巨石。惡魔將巨石擲向他。巨石呼嘯著從他頭頂飛過，撞在牆上炸裂開來，他側身撲倒在洞穴地面上。

一陣亂石落下，拉撒路滾了起來，繞到洞穴後方，沿著一側爬上去，越過火堆。他雙腳分開蹲在那裡，弓著身子，準備逃跑，然而巨人已經轉身迎擊他，嚴陣以待，準備迎接埃爾喬的衝鋒。一切都太遲了。

嘶！火堆旁，一團鳥糞落在一圈岩石上，在燒焦的石頭上滋滋作響。拉撒路瞥了一眼蝙蝠盤踞的屋頂，然後目光轉向火焰。他緩緩彎下腰，從火堆中抽出一根仍在燃燒的樹枝。巨人低聲咆哮，張開利爪。然而，他們倆都紋絲不動，目光交匯，或許都在預判對方的下一步動作。

拉撒路縱身一躍，雙翼啪嗒一聲，直衝雲霄。巨人咆哮著衝了過來，揮舞著它那可怕的利爪，擦過了他的大腿。

「嘶！」拉札勒斯發出一聲尖銳的嘶吼，他繞著洞穴頂部盤旋，火把的火焰掃射著洞頂，將所有蝙蝠捲入旋風，迅速吞噬了整個洞穴。蝙蝠如潮水般湧過怪獸，撲騰的翅膀淹沒並遮蔽了它的眼睛。怪獸咆哮著，用利爪撕扯著蝙蝠，這時拉札勒斯俯衝入蝙蝠群中，將燃燒的火把甩到它的獠牙之間。在混亂的蝙蝠群中，他俯衝而下……

它側身穿過它那雙長滿剛毛的大腿拱形結構，撞破了狹窄的出口。

他沿著通道爬向洞口。

豬巨人猛地轉身，咆哮著撲向他，撞破了洞口，揮舞著獠牙，將洞口撕得更大。伴隨著一陣碎石雨，惡魔從洞口爆裂而出，衝出了山口。它看到拉撒路在空中飛翔，便展開一對巨大的翅膀，奮力向星空俯衝而去，每一次沉重的下落都拍落成群的驚飛蝙蝠。

拉撒路向身後低頭，發現巨人匆匆地跟在他身後上去。他爬得更快了，更高了，直到崎嶇的地形變得平坦，最終化作一片無邊無際的泥土。然而，豬巨人仍在逼近；拉撒路現在已經能看見他了。

它那醜陋的臉上細節清晰可見。最終，空氣變得冰冷，他的肺部灼痛難忍。拉札勒斯穩住身形，大口喘著氣，背部和翅膀的疼痛讓他淚流滿面。他偷偷瞥了一眼，看到巨人幾乎就在他頭頂，利爪正抓著他的腳跟。

拉撒路收攏雙翼，俯衝而下，幾乎與東南方向的地平線呈三十度角。他緊閉雙眼，咬牙切齒，雙翼鮮血淋漓，疾風驟起，直墜而下。速度飛快，狂風怒吼，灼熱的空氣灼燒著他的皮膚。拉撒路如同一顆墜落的星辰。

狂風怒吼，刺骨的寒風呼嘯而過，他終於減速，睜開了雙眼——竟然發現自己身處樹梢之上！拉撒路展開雙翼，猛然拉升，依然在兩棵巨大的橡樹交錯的枝幹間穿梭，樹幹較細的枝條拍打著他，留下道道划痕和淤青。他飛到安全的高度，發現那頭豬巨人不過是一個小黑點而已。

在西北方向的地平線上，與他齊平，懸停在樹梢之上。拉撒路再次升入天空。那黑點也隨之升起。他又一次俯衝而下，發出淒厲的嚎叫。最終，那魔鬼般的掠食者消失了。

於是，他又折騰了一個小時，遍體鱗傷、鮮血淋漓，向東南方向飛去，直到他發現他從修道院地圖上記起的那條河：羅納河，它注入……

萊昂灣和大海。羅納河是他的路標。正是這條路將引領他前往義大利。他向右轉，沿著蜿蜒如鏡的河道向南駛去。

又過了一個小時，一道細細的紅線劃破了東方的地平線。黎明終於來臨。他感覺到皮膚發熱，知道那頭惡魔之王，那灼熱無比的太陽，即將佔據天空。於是，拉撒路低空掠過，在河西的土地上搜尋任何可以保護他免受烈日炙烤的堅固掩體。

白晝的強光風暴正逼近。

他終於找到了——山脊側面開鑿的一條狹窄縫隙。他在洞口前點亮燈光，鑽了進去，發現裡面是一個洞穴，逐漸延伸成一個巨大的凹陷處，足以讓他躲避白天的致命陽光。他踉蹌地走到洞口深處，然後癱倒在地，四肢著地。他渾身酸痛，汗流浹背，鮮血淋漓，癱倒在洞底，精疲力竭地沉沉睡去。

一位牧羊人站在不遠處放羊；然而，當他看到一隻有翅膀的……
一個男人從黎明的天空俯衝而下，悄悄潛入山洞，他倒吸一口涼氣，丟下法杖，拔腿就跑。

白晝悄然流逝，暮色漸沉，最後一縷紅光消散之際，拉撒路猛地站起身，耳朵緊貼地面，一邊嘶嘶地驅趕著三條被緊緊拴著、狂吠不止的狗，一邊退到洞穴深處。它們的主人，一個身材魁梧、蓄著鬍鬚的士兵，緊跟在後，倚靠在皮帶上。另一個人悄悄溜到他身邊，手裡拿著……

火炬。拉撒路再次對著野獸發出嘶嘶聲，野獸們驚慌失措地飛了起來，與其說是吠叫，不如說是尖叫。持火炬的人發現了拉撒路，對著洞外不斷變換的火炬海洋大喊：“我們困住它了！準備好武器！守住洞口！”

火把在夜空中搖曳。

第三名士兵探身進來，對著混亂的場面嚎叫道：“把那些該死的吠叫的狗弄出去！”

魁梧的士兵帶著他們穿過散開的火把，這時混戰中又傳來一個聲音：“稟告大人，我們已經抓住了魔鬼！快點！”

「是，中士。」有人回答。

拉撒路側耳傾聽著駿馬疾馳而去的蹄聲。四周頓時鴉雀無聲，只剩下士兵行進的腳步聲和火把劈啪作響的聲音。這時，一位身披盔甲的騎士，手持頭盔，拔出利劍，悄悄走進洞穴。緊跟在後的是一排弩手，他們緊貼著洞穴前壁，箭矢對準了拉撒路。騎士低聲厲聲命令道：“把你們的武器對準魔鬼。別射我……”

「回去。」他轉向拉撒路，緩緩走上前去，揮舞著他的劍。

“你會說？”

拉撒路挺直了身子。“你稱我為魔鬼，然後又問我能不能說話？”

他向後捋了捋頭髮，「我不是魔鬼，而且，是的，我會說話，會閱讀，還會抄寫。」

騎士放下了劍。

你稱呼對方是頭銜還是名字？

「我是阿貝德加爾迪安修道院的侍從拉扎勒斯·戈古。我只是路過。」他說。
「你是獨自前來嗎？會不會還有其他像你一樣長著翅膀和牙齒的？」
拉撒路沉默不語。

「那就是拉撒路了，」騎士說道，「告訴我，侍從，是不是你們的魔鬼給這片土地帶來了大瘟疫？」

「我不是魔鬼，我也不是惡魔。如果您允許我通過，我將感激不盡，並將友好地離開您的洞穴和土地。」

他用劍指著拉扎勒斯。「如果你膽敢靠近我的部下，或者試圖逃跑，我就讓你死在原地。」他轉身，命令他的小隊，「務必記住這一點。」騎士離開了山洞，他的弓箭手們隨即瞄準拉扎勒斯，箭如雨下。

一個衣衫襤褸的士兵拔出長匕首走進山洞，繼續威脅道：「待會兒，我們會把你剁成肉餅大小的碎塊。」他警告拉撒路。

他扭動刀刃說：“現在坐下吧，魔鬼！”拉撒路坐了下來，同時聽到一個弓箭手低聲對另一個說：“瞧瞧，活生生的魔鬼本人！”

士兵退後一步，持火炬的人走近拉撒路，對他說：

「要嘛安靜，要嘛就殺了你。我要好好看看你。」他高舉火把，照亮了拉撒路全身，眾人驚嘆不已，低聲說道。

「所以你就是魔鬼，是嗎？」火炬手問。「我把他改造得更兇猛些，雙眼噴火，長著血淋淋的犄角，甚至還有一條帶刺的長尾巴。」

他轉過身對著同志們，咧著缺了幾顆牙，咯咯地笑了起來，同志們也跟著笑了起來，帶著一絲緊張的輕笑。

其中一人喊道：“讓他張開嘴！他長著狗一樣的牙齒，一口就能把你的心吞掉。”

「張開嘴。」持火炬的人湊近些，張開他那滿是參差不齊牙齒的嘴巴做示範。「啊。」一排弓箭手向前傾身，以便看得更清楚。

然而，拉撒路只是皺著眉頭，不屑地打發了他們。

這時，一個弓箭手喊道：“離他遠點！他會對你們施咒，他會用瘟疫襲擊我們所有人！”

或許是被弓箭手的聲稱嚇了一跳，持火炬者如同被拉撒路咬了一口似的，一邊慌忙逃竄一邊揮舞著火炬。士兵們的武器也隨之轉移，

或許是為了保持更安全的距離，他譴責拉撒路說：「我們是全能上帝的僕人！你們的權勢在他面前是受制約的！」說完，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那些人又開始低聲議論，同時慌忙地在身上畫十字。拉撒路低頭看著火把上的唾沫，對他們不予理睬。

沒有了山洞，士兵們輪流把頭伸進去，好奇地看著他。
終於，拉撒路聽到一匹駿馬勒住韁繩時蹄聲響起，同時鎖鏈發出叮噠作響的節奏。

一個低沉的聲音喊道：「讓開！讓路！」火把閃爍著亮起，三個男人扛著囚籠走進了洞穴。拉札勒斯緩緩起身，就像那排弩箭一樣。他們進入洞穴後，把那堆鎖鏈丟在拉札勒斯面前的洞穴中央。

騎士仍然用手臂夾著頭盔，走上前去，向拉撒路交代狀況；
「這些鐐銬是用來束縛你的。要麼接受，要麼就地斃命。表明你的選擇。」不耐煩的武器移動起來。

拉撒路回答說：“如果我接受，你們就可以殺了我，因為你們可以。你們會說我是魔鬼，已被俘虜。如果我拒絕，你們也可以殺了我，因為我拒絕了，你們會說我是魔鬼，已被殺。”

騎士反駁道：“這些命令並非我所下，而是來自我的主人，朗瓜奈斯伯爵塞里斯·德·阿爾西庫爾，這片土地的領主。他想覲見你，但前提是你必須在他面前保持克制。此外，他還下令不得傷害你。”

騎士走近一步，聲音裡或許帶著一絲真誠的懇求：“我的主人公正無私，他的話就是真理。”
他捎來這些話：“如果你能幫他做一件簡單的事情，發揮你的 恩 才能，那麼你就可以自由離開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拉撒路問。

“我的主人沒有明說。然而，他現在想和你談談。你願意允許我們攔住你嗎？”

拉撒路回憶起拿拉辛和基督裡的窮人。他記得，拿拉辛相信教會承諾的自由，而窮人則堅信自己從未真正受束縛。在他看來，信仰似乎讓他們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或許，他們都沒有在應有的尊重面前堅守信仰。然而，拉撒路現在卻站在一堆鎖鏈前，或許此刻，決定他命運的，不只是信仰。他心中只有一絲理智，一堆疑慮，以及一座山……

他心存信任，謙卑己身，任由士兵將他銬上鐐銬。

然而，就在幾個小時前，甚至在白晝，當拉撒路沉睡在洞穴地板上時，魔鬼被捕的消息就如同耀眼的十字軍東徵般迅速傳遍四方，而且隨著每一次口口相傳，故事也變得越來越離奇。眾多傳聞中的最後一個是，撒旦被發現藏身於一個洞穴中，正在吸食被殺祭司的心臟，而一百名祭司……

人們在他被俘之前就已經陣亡——在他向大地釋放瘟疫之前。

自由人和契約奴、士兵、神父、婦女和兒童如潮水般湧向達爾西庫爾城堡的大門。許多教宗的書記官前來記錄歷史，以便後世能準確地講述這段往事。在繁星點點的夜空下，所有人——無論老幼、貧富、正直與否——都聚集於此，只為一睹魔鬼之王的真容。

似乎撒旦本人也將為他的一切罪惡受到懲罰。
違背造物主旨意的行為。

【第十三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